

“伊生·盖奇”历史探险系列

巴巴利 海盗

[美]威廉·迪特里希著
陈羨译



The Barbary
Pirates

William Dietrich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21443

1712.45
1989

巴巴利 海盜

[美] 威廉·迪特里希 著 陈羨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The Barbary
Pirates
William Dietrich

「伊生·盖奇」历史探险系列



北航

C1706334

8341507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巴利海盗/(美)迪特里希著;陈羨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伊生·盖奇历险系列)
ISBN 978-7-5321-5107-3

I. ①巴… II. ①迪…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767 号

The Barbary Pirates: An Ethan Gage Adventure

© 2010 by William Dietrich

Arranged with Harper,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743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韩捷

巴巴利海盗

〔美〕威廉·迪特里希 著

陈羨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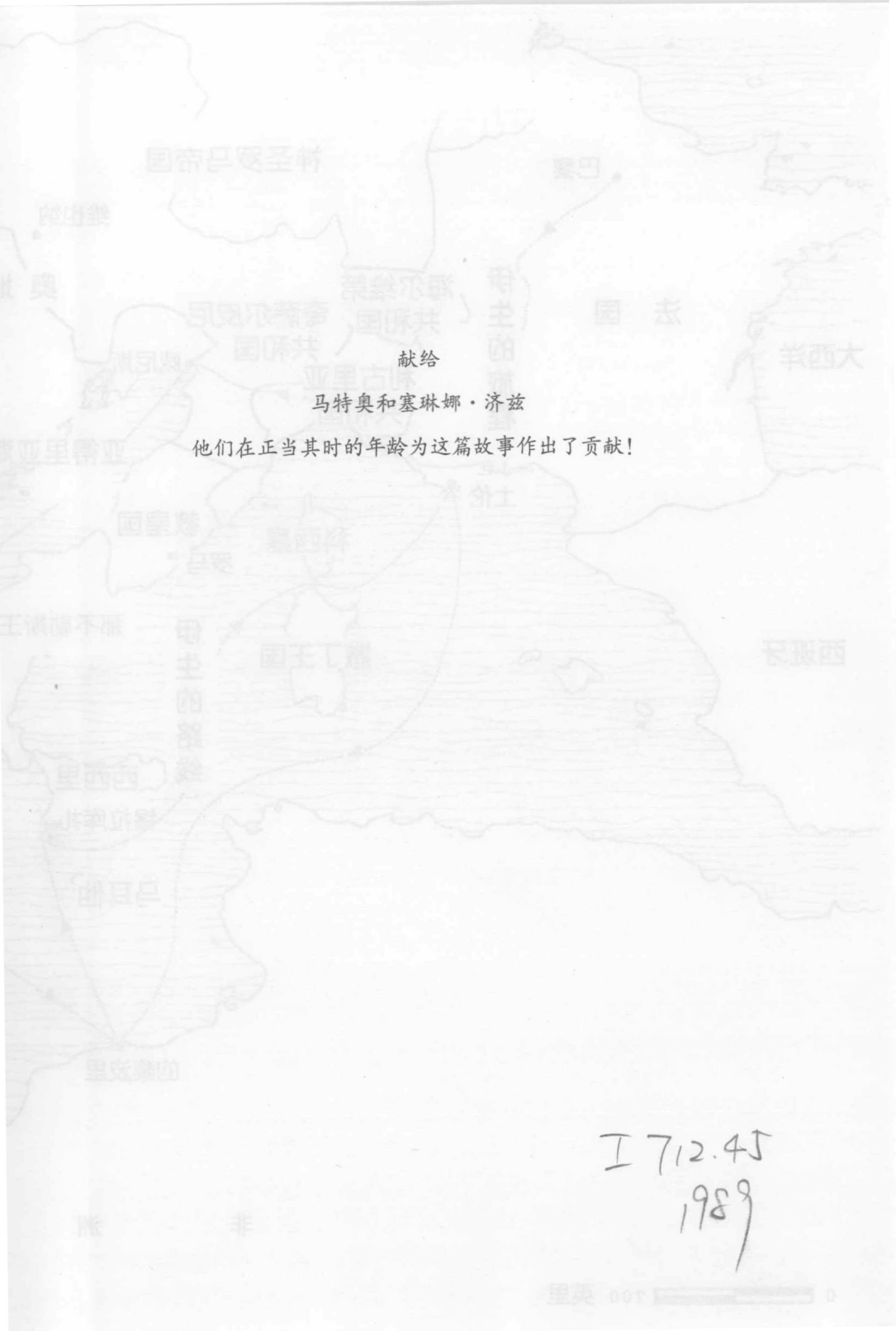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71,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07-3/I·4024 定价:32.00元



献给

马特奥和塞琳娜·济兹

他们在正当其时的年龄为这篇故事作出了贡献!

I 712.45
1989



巴黎

神圣罗马帝国

维也纳

奥地利

法国

伊生的旅程

海尔维第共和国

奇萨尔皮尼共和国

威尼斯

利古里亚共和国

亚得里亚海

大西洋

土伦

科西嘉

教皇国

罗马

西班牙

撒丁王国

那不勒斯王国

伊生的路线

西西里

锡拉库扎

马耳他

的黎波里

非洲



俄罗斯

黑海

君士坦丁堡

奥斯曼帝国

锡拉

伊生的路线

地中海

亚历山大

第一部

第一章

我在妓院点火困住了三位科学家，撵掇他们偷走了一辆狂奔的马车，让他们被法国秘密警察逮捕，然后使他们深陷波拿巴的神秘使命之中，经过这许多折腾之后，他们开始对我的判断力产生了质疑。

所以，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热闹的夜晚，既是他们的主意，也是我的主意。游客们来巴黎就是来折腾的。

因此，当这三位学者，英国岩石迷威廉·“斯特拉塔”·史密斯，法国动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和古怪的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坚持要我带他们去皇家宫殿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十分吃惊。他们或许是科学方面的大家，但看了一整天的荣誉团员，或者（像富尔顿那样）向法国海军推销了一整天不切实际的方案，这些知识分子此时真正需要的，是瞧一眼城市里最臭名昭著的妓女队伍。

至于在豪华的宫廷餐厅里用晚膳，并且赌上一两局，然后购买诸如法国香水、银制牙签、中国丝绸、埃及珠宝，以及粗俗不堪的象牙雕饰之类的小礼品，那就更不用提了。谁能抵制罪与欲的城市中心的诱惑呢？而且，这些科学家理智地认为，如果可以把这些娱乐节目的教唆者推到我这样一名言行谨慎、厚颜无耻的人身上，那就更棒了。

“伊生·盖奇先生坚持要带我们来此观光，”居维叶红着脸向他遇到的熟人解释道。这位老兄跟苏格拉底一样聪明，但却依然保留着阿尔萨

斯人狭隘的地方观念，尽管他已经进入了法国科研机构的最高层。法国大革命用能力取代了血统，有了能力，贵族阶级令人生厌的世故就被努力上进的好奇与窘迫所取代。居维叶是士兵的儿子，史密斯来自农民家庭，富尔顿则有个破产的农民父亲，而且在他三岁那年就死了。波拿巴本人甚至都不是法国人，而是科西嘉人，他的将军们都是商人的后代：奈是箍桶匠的儿子，勒菲布尔是磨坊主的儿子，穆拉是客栈老板的儿子，拉恩是旅馆马夫的儿子。我也不例外，我父亲是一位费城的商人。

“我们来此是为了调查税收来源与公众情绪的，”我对居维叶这么说，是为了增强他的自尊心，“拿破仑开放宫殿，是为了从中抽税。”

自从最近在美国的不幸经历以后，我就决定进行自我改造，我觉得我在与臭名昭著的皇宫进行谈判方面应该算得上是个专家。不过本着社会学与建筑学方面的调查精神，我在巴黎的岁月里已经搜遍了大部分角落。现在，在一八零二年六月，巴黎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地方，甚至如果我们喜好的是丑闻和堕落，那么这地方还无法看见，很安全。

史密斯最近在英国被解雇，丢了那份运河勘测的工作，他为自己为在岩石地图绘制方面怀才不遇感到十分沮丧，于是到巴黎来找法国地质学家们切磋。他是一位身材堪比英国斗牛犬的勘测员，略显谢顶，体型结实，既有农民的黝黑肤色，又有农夫的直率和热心。鉴于史密斯卑微的出身，英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他所从事的岩石地图绘制的工作根本就是毫不在乎，这些势利眼很是愤怒。史密斯明白，他比皇家学会四分之三的人都要聪明。

“你没跟他们那帮子人纠缠在一起，真是很有创见，”居维叶带他来见我，让我为他做翻译和向导时，我对他这么说。

“我的职业就像我的那家运河公司挖掘的沟渠。我来这儿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干点儿别的什么。”

“半个伦敦都跟你一样！《亚眠和约》引发了一股英国游客潮，他

们自从法国革命以后就没来过法国。巴黎已经接待了上议院的三分之二成员，其中包括五名公爵、三名侯爵和三十七名伯爵。让他们惊呆的不仅是断头台，还有妓女们。”

“我们英国人只是对自由与邪恶的关系感到好奇。”

“威廉啊，皇家宫殿是学习的场所。乐声飘荡，灯光闪耀，一个人可能会在流浪的吟游诗人、杂技演员、猥亵的表演、娱人的赌博、醉人的潮流和奢华的妓院之间迷失自我。”我朝他点头鼓励道。

“那么说来，这是得到正式许可的喽？”

“算默许吧。自腓力奥尔良时代起法国警方就把这里列为禁地，平民腓力在大革命前夕又增加了几条拱廊形的商场。这个地方从此经历了起义、战争、恐怖统治、通货膨胀，以及拿破仑毫不含糊的保守本能。巴黎四分之三的报社都被波拿巴关闭了，皇家宫殿却依然开放着。”

“你似乎颇做了一番研究啊。”

“这种历史颇能激起我的兴趣。”

事实上，我过时了。我离开巴黎回到我的祖国美利坚，已经超过一年半了，可怕的经历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谢绝女人、赌博、酗酒和寻宝。确实，在这些决心的执行上我只做到了部分成功。我用一块葡萄大小的金子（这是在西部边境的约伯审判上我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在圣路易的牌桌上下了赌注。此外，我所受到的干扰还有一两名边界酒吧的女招待，以及最后在华盛顿总统府述职时，杰斐逊总统款待我的丰盛美酒。他聆听了我精心改编的有关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叙述，同意我回到巴黎，充当一名非官方的美国使节，设法怂恿拿破仑把这片荒地卖给美国。

于是我有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名望和声誉，而我最终决定不能辜负这样的名声。无可否认的是，当挺进欧洲的美国海军编队为保护我们的船舶免受巴巴利海盗的攻击，给我在大西洋上开道时，我忍不住要渲染

一番我的军事功绩。对我而言十分便利的一点是，的黎波里的帕夏^①，一名叫作尤塞夫·卡拉曼里的海盗王前一年向美国宣战，要求得到二十二万五千美元以换取和平，并且还要求每年二万五千美元的贡金。正如他在政治上经常采取的态度一样，杰斐逊不赞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打算使用他的前任亚当斯建造的五艘战舰来对付这起武力敲诈。“即便是和平也是可以用高价来购买的。”我的老导师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因此，当杰斐逊请我搭乘他的小舰队时，我表示接受，只要战斗开始之前我能在直布罗陀下船就行。

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编队的指挥官理查德·瓦伦汀·莫里斯马上就表现得不胜其任、瞻前顾后、拖拖拉拉。他携妻子与儿子同行，就好像是去地中海度假，而且还晚了两个月才启航。不过，他的议员哥哥曾帮助杰斐逊打败亚隆·伯尔，并赢得总统席位，即便是在年轻的美国，政治上的联盟也要胜过缺乏经验。这家伙就是个依靠血缘关系的白痴。

航行期间，我通过讲述自己的战争故事，使得半数军官相信我是个合格的亚历山大，而另一半军官则认为我说谎成性。不过你们瞧，我在努力。

“您算是一名外交官吗？”史密斯试图搞清状况。

“我想要波拿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我的祖国。那里空空荡荡，对法国毫无用处，但拿破仑要先了解他在圣多明戈或者叫海地的法国军队是否打败了奴隶，是否可以移师新奥尔良，才愿意进行谈判。我跟这儿的勒克列尔将军能攀上些关系。”

我没有说，我所谓的“关系”是指早在一八零零年，我曾经搞过勒克列尔的妻子葆琳，后来她才去加勒比地区找她丈夫。现在，正当勒克列尔与黄热病和黑人作战的时候，我的这位旧情人——她还是拿破仑的

^① 帕夏 (Bashaw)：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相当于总督或高官。

妹妹——据说正在学习巫毒。你可以通过巴黎的一场讨论了解到她的性格，讨论的话题是，萨德侯爵在他最近那本邪恶的小书《佐拉和她的两名随从》中所得到的灵感，究竟是来自她，还是来自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波拿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管写的是谁，都把作者丢进了监狱。我看了那本书，既是为了关注这场讨论，也是为了激发情欲的记忆。

于是我从直布罗陀前往巴黎，靠美国政府提供的一笔过得去的津贴过活，并且保证自己最终将会发挥作用，不过得思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法国皇殿是欧洲的俄摩拉^①，跟别的皇宫一样，是个思考问题的的好地方。我只有在拙劣的对手面前才下赌注，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才结交妓女，我不断练习击剑以保持身材——总是不停地撞上带剑的人——然后恭喜自己提高了自我修养。我正在考虑我的才能是否能在哲学、语言、数学和神学上得到最佳的运用，居维叶找到了我，向我提议带史密斯和富尔顿去皇宫。

“盖奇，你可以谈谈猛犸象，然后带我们去见妓女嘛。”

我是我们四人之间的纽带。我被当作了长毛象的专家，因为我曾经去美国边境寻找长毛象，而在欧洲，稀有动物要比随处可见的动物更能激动人心。

“大象的灭绝可能比他们以前的生存更加重要，”居维叶向我解释道。他是个外表和善，长脸高颅的三十三岁男子，拱形的鼻子，结实下巴，还有撅起的下唇，一副始终在沉思的样子。正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自然界的意外使他得以发迹。居维叶还有一种男性的极度认真，他靠劳动取得成功，而不是像我这样凭借运气，他在组织方面的天分让他给人留下了更加吃力不讨好的印象。

“在任何圈子里，聪明人总是光彩夺目，笨蛋只会无地自容，可是

^① 俄摩拉 (Gomorrhah):《希伯来圣经》中一座毁灭了的城市。

政治家却指望教育家否定人类的本性。”

“每一位父母都认为他们的孩子之所以平凡普通，都是老师的过错。”我表示赞同。

居维叶觉得我既无军衔，也无收入，又无保护，同时为两三家政府的各种使命奔前忙后，实在值得羡慕。但我想要坚持下去是有困难的。于是我们居然成了朋友。

“我们发现灭绝动物骨骼的事实证明地球比圣经上所说的六千年要古老，”科学家就喜欢作演讲，“我跟大家一样是个基督教徒，但有些石头根本没有化石，这说明生命并不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的。”

“可我以为有位主教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了创世纪的日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公元前四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胡说八道，伊生，那是一派胡言。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编录了两万种物种。方舟如何能装得下全部的物种呢？这个世界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古老得多。”

“乔治，我总会碰上一些探宝人，他们跟你想的一样，但我得说，充裕的时间让他们显得疯疯癫癫的。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归属。皇宫的好处是，这里永远没有昨天，也永远没有明天。这地方没有时钟。”

“动物也基本上没有时间感。因此它们都很满足，而我们人类却注定知道过去和未来。”

史密斯也是个寻找骨头的人。关于哪些古代灾难可能导致了古动物的灭绝，有很多流行的理论：“洪水还是大火？寒冷还是炎热？”居维叶对于我所提到的“锡拉”一词也很好奇，这个词是我在北美历险途中出土的中世纪金箔上看到的。一位特别邪恶的女子奥罗拉·萨默赛特似乎认为这个卷轴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居维叶告诉我，锡拉也被称作圣托里尼，是希腊的一个岛屿，那里吸引了欧洲矿物学者的浓厚兴趣，因为那里可能是古代火山的遗迹。于是，当“斯特拉塔”·史密斯从伦敦

过来渴望谈论岩石，看望妓女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都加入了。居维叶很激动，因为斯特拉塔跟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致，两者都认为某种特定的龙骨只在一定的岩层才能发现，因此可以用于鉴定岩石沉积的年代。

“我正凭借运河与路堑的底片开始绘制大英地质地图，”史密斯自豪地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这是我与学者们相处学会的一招，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道“为什么？”，知道哪块石头在哪里似乎有点儿无聊。

“因为绘制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他见我犹豫不决，继续说道，“而地图对于煤矿公司也很有价值。”他的口吻中带着那种聪明员工的心存戒备和急不可耐。

“你是说，你的地图可以注明煤层和金属层？”

“可以指明它们可能所在的位置。”

聪明。于是，我同意组织大家去皇家宫殿，但愿经过一晚的痛饮，史密斯可能会透露这儿有铜矿脉，或者那儿有铁矿藏。也许我可以把这些话语卖给股票投资人或是矿产投机商呢。

三十六岁的富尔顿是我对我们这个四人团做出的贡献。我是在返回巴黎时认识他的，当时我们都等着拜会波拿巴，却都毫无结果，我相当喜欢的一点，是他的情况似乎比我还要糟得多。他在法国呆了五年，一直试图说服革命者们采纳他的发明，但他提出建造潜艇，也叫“潜水船”的试验，却遭到了法国海军的拒绝。

“我跟你讲，盖奇。鸚鵡螺号在布雷特港外运行得十分好。我们在水下呆了三小时，并且可以呆上六小时。”富尔顿长得够帅，需要女人的时候是个不错的伙伴，但他焦躁不安的性情却像一名失败的空想家。

“罗伯特，你跟舰队的司令说你的发明可以淘汰海面上的海军。你也许可以逃脱被淹死的下场，但你却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推销员。你是要

求他们购买一件让他们失业的东西。”

“可是潜艇的威力可以彻底地终结战争啊！”

“这一点又是于你不利。好好想想吧，老兄！”

“好吧，我有个新点子，可以使用瓦特蒸汽机驱动一艘内河船。”他固执地说。

“人家可以免费使用风和桨，凭什么要为锅炉添加燃料付钱呢？”学者们头脑都非常聪明，但却极为缺乏洞察世事的常识。这就是他们需要我作伴的原因。

相比之下，富尔顿为巴黎人绘制关于城市大火的可怕的圆形全景图，倒是成功得多。他们愿意在中圈里付上一两法郎，仿佛他们自己就在火灾之中，似乎一切都能更好地证明人类本性的怪异，我说不上来。可惜，他不愿听取我的建议，真正的钱财并不来自谁都不需要的蒸汽机，而是来自这些可怕的画像，因为画像能让人们觉得自己到了别处，而非现在所处的地方。

当时，我的主意是这样：我们将在皇家宫殿里痛痛快快地待上一晚，我会向学者们打探消息，包括哪里有有利可图的煤矿脉，为什么喜好神秘主义的中世纪骑士会在北美中部的金箔上草草记下“锡拉”的字样。然后我们再看看是否能找出点真正能卖钱的东西。我还会继续致力于改造我的性格。

我未曾预料这得赌上我的性命，也没有预料到还会碰上法国秘密警察。

第二章

恐怖，我们可以习惯。失败，我们可以适应。引起畏惧的，是不知晓，在深夜中萦绕心头的，是不确定。因此我改造自我的决心并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么强，其实我并没有发誓要完全戒除女色。经历了美国边境的苦痛与心碎之后，我想要重新联系阿丝蒂莎，她是四年前我在拿破仑的东方战役期间爱上的一名女子。她在巴黎离开我返回了埃及，而在最新的心碎境遇之后，我开始给她写信了。

假如她谢绝跟我重新交往，我是会表示理解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争吵不休，让人不满意。然而我却根本没有得到回音，尽管她曾许诺说也许我们有一天还会重新在一起。当然了，埃及还没有从一年前英国对法国势力的驱逐行动中恢复过来，因此通信往来很不稳定。难道我这位冒险伙伴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确成功地联系上了我的老朋友阿什拉夫，据他说，阿丝蒂莎回到埃及后他还见到过她。她一如既往地神秘、单纯、孤僻、焦虑，差不多是在过隐居的生活。就在我回到埃及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不见了。我明白，要是听说她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那会更让人吃惊的，而我无疑对她并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对她的现状一无所知却不断地困惑着我。

于是乎，我把我的伙伴们带错了妓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皇家宫殿是一座由立柱支撑的拱廊组成的巨